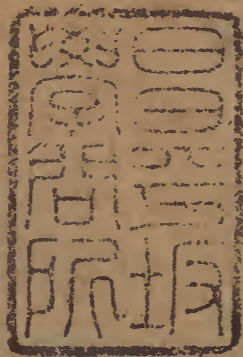


四書或問小注

孟子離婁下萬章上下

十二



漢	書	門	類
八	五	一	六
一	六	四	冊
一	四	二	架

內	閣	文	庫
漢	書	門	類
八	五	一	六
一	六	四	冊
一	四	二	架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8516
冊	數	14	(12)
函	號	277	219

四書或問
共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朱子孟子或問小註

離婁章句下

舜生於諸馮章

講首二節。總要與地之相去關合。

或問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

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邪。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

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則亦論而闕之可也。或問

古人所為。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

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

問若合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

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曰。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如

淺草文庫

牙璋以起軍旅。周禮中有以玉爲竹節。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今使者謂之蕩節也。刻之爲符。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爲信也。曲禮曰。獻田地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也。如發兵取物徵名。皆以右取之也。語類

子產聽鄭國章

此孟子自是論王政如此。蓋政有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度非區區市惠於一時。首一節已爲下文伏案。鄭之虎牢。卽漢之成臯也。虎牢之下。卽溱洧之水。後又名爲汜水。關子產以乘輿濟人之所也。聞人務德以爲孟子

之言非是。其說以爲溱洧之水其深不可以施梁柱。其淺不可以涉。豈可以濟乘輿。蓋溱洧之水底皆是沙。故不可以施梁柱。但可用舟渡而已。李先生以爲疑。或是偶然橋梁壞。故子產用其車以渡人。然此類亦何必深攷。孟子之意。但言爲政者當務民之宜。而不徒以小惠耳。語類
問子產之事。以左傳考之。類非不知爲政者。孟子之言。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而議之耳。而夫子亦止以惠人目之。又謂其猶衆人之母。知食而不知教。豈非子產所爲。終以惠勝與。曰。致堂於惠人也。論此一段甚詳。東坡云。有及人之近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盡。都鄙有章。只是行惠人底規模。若後世所謂政者。便只是惠。語類

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

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已。出然後爲惠。又况人民之衆。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

或問孔子以子產之惠爲君子之道。而孟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爲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矣。曰。子產濟

人之事。有仁人之心焉。其惠雖小。猶不失乎爲政之本。若孟子所謂先王之政者。乃獨以時修橋梁而已。將不反爲治之末邪。徒謹於此而愛人之心不至。吾恐其所以自結於民者。或反不若子產之深也。曰。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日前。而結其驩虞之愛。顧其耳目之所不及。則恩惠之施。已不免於有所遺矣。况以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邪。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

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非不知為政者。橋梁有修。尤非難事。乃獨有闕於此。何邪。曰。聞之師曰。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為是耳。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為政者。或有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拔本塞源之意也。此說最為得之。若范氏以為子產身相小國。非深得民心。則無以抗大國。故其濟人如此。其

急則恐子產之意不專出於此也。

或問

孟子告齊宣章

此章書言下要得孟子責成君上之意。

楊氏曰。孟子為齊宣王言之。使知為君而遇其臣。不可不以其道也。若夫君子於若臣之際。則無是理也。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報施之道。必至於此。孟子以深曉時君也。

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為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為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文集

蒙引曰。田。所賦之祿入也。里。所居之第宅也。故曰田祿里居。又曰。此之謂三有禮焉。導之出疆。一也。先於其所往。二也。三年然後收其田里。三也。不連諫行言聽說。自是去後。三有禮。如此則為之服矣。又通結諫行言聽以下。不只帶三有禮也。

問君臣之際天倫中却與父子一般。然愛君之心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君子不如此。因舉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曰。退之。此語如何。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蓋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只得說如此。此是去不得處。便見得君臣之義。

無罪而殺士章

或問集註。君子見幾而作。是如何。曰。此是從無罪可以內探取出來。蓋無罪而殺士。是殺大夫之漸也。無罪而戮民。是戮士之漸也。孟子只是論其常理自如此。

君仁莫不仁章

君仁君義。指君身而言。莫不仁莫不義。主下之人而言。蓋

君而仁焉。則國人皆化之。而無有不仁者。君而義焉。則國人皆化之。而無有不義者。

非禮之禮章

此言察理貴極其精。不為非禮。義之禮。義言其於禮。義知之極精也。苟察理不精。便有二者之蔽。大人弗為。惟窮理知至。乃為大人耳。

或問伊川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曰。恭本為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予人為義。過予是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為。曰。過恭過予。是細人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為他小了。大人豈肯如此。張橫渠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大率時措之宜者。即中也。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須是執禮。蓋禮亦是自會通制之者。然言不足以盡天下之事。守禮亦未為失。但大人見之。則為非禮。非義。不時中也。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以其看得前言往行熟。則自能比物醜類。亦能見

家引曰。雲峰謂隨事順理。不為非禮之禮。因時制宜。不為非義之義。非也。如此。則禮只在事上用。義只在時上用。殊不知朱子下此二句。是要兼時與事。非是分貼禮與義也。○劈頭便辨別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原是從大人。心目中辨別出來。若他人之為之者。彼原認作是禮。是義。故禮義易辨也。非禮非義。易辨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非察理極其精者。不能辨也。故知先而行後。

中也養不中章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養者。非速使之中。使之才。漸民

以仁摩民。以義之謂也。刪訂語類

人有不為章

此是聖賢分上事。

或問伊川曰。人有不為。然後可以有為。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擇其可為。不可為也。纔有所不為。便可以有所為也。

若無所不為。豈能有為耶。

或問程註有不為知所擇也。曰。此自有分辨。泥看不得。

橫渠曰。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

程子張子之言皆善。楊氏引舜及孔明事。

楊氏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

卒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設施。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他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焉。非有為之難。其不為尤難矣。只如伊尹耕於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起。諸葛亮卧草廬。非先主三顧。亦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然則居畝畝之中。而天下為已憂。可意則甚善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犯分妄作。豈正理哉。意則甚善。然亦非孟子此章之本旨也。或問

言人之不善章

此章恐是孟子因事而言之。

刪訂語類

或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邪亦恐其亦言已之不
善邪曰是皆有之然斯言必有為而發今不可知其所指
矣

仲尼不為已甚者章

仲尼不為已甚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如人合
弊八棒只打八棒不可說這人可惡更添一棒稱人之善
不可有心於溢美稱人之惡不可溢惡皆不為已甚之事
也或上龜山書云徐行後長得堯舜之道不為已甚知仲
尼之心龜山讀之甚喜蓋龜山平日喜說此兩句也
問仲尼不為已甚此言本分之外無所增加爾曰已訓太
又問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亦進亂亦進不羞汙君

語類

不辭小官氣象可謂已甚矣而目之曰聖人之清和似頗
難會頃之乃曰雖是聖終有過當處又問伯夷不念舊惡
求仁得仁似是清中之和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似亦
是和中之清曰然凡所謂聖者以其渾然天理無一毫私
意若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皆不為也這便是聖人同處
便是無私意處但只是氣質有偏比之失故終有不中節
處所以易說中正伊川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言中則
正已在其中蓋無正則做中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
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
及也又問夷惠皆言風而不以言伊尹何哉曰或者以伊

尹為得行其道而夷惠不得施其志故有此論似不必然亦偶然爾

語類

或問已甚曰此亦不必說到驚世駭俗去處為甚少有不合于中庸之道亦甚也

集註楊氏之說甚善然所謂本分者乃義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於此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入鄉愿之亂德矣

或問

尹氏曰已甚則失中

蒙引曰本分最難盡到盡處又求加焉則非所以為聖人之獨言仲尼者孟子願學孔子故稱其家法又曰聖人之所為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中之所在加之錙銖則太過故曰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所謂本分者正以理之所當然言理所當然處便是箇本分孟子此句說得最盡不必依南軒只用答陽貨見南子不脫冕而行及沐

浴請討等為說聖人之不為已甚不止此但凡所謂依乎中庸處皆是

大人者言不必信章

這章書失在必字大人理極其精心無偏主於言也不先期於信而曰吾斷欲如是而言也於行也不先期於果而曰吾斷欲如是而行也惟隨時隨事而觀其義之所在義當如是而言則從而言之而自無不信之言也義當如是而行則從而行之而自無不果之行也

集註得此益分明後人喜將必字作斷字解遂有信果可不信果亦可之說竟不顧犯集註妄人之戒其誤甚矣朱子並無此說

大人者章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這須着兩頭看大人無不知無

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不成箇大底人了大人心中沒許多事語類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兩句相拘如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做出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偽

類語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固無巧偽但於義理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偽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著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文集

問赤子之心曰止取純一無偽未發時雖與聖人同然亦無知但衆人既發時多邪僻而赤子尚未然耳語類

問赤子之心指已發而言然亦有未發時曰亦有未發時但孟子所論乃指其已發者耳良久笑曰今之大人也無那赤子時心語類

問赤子之心莫是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曰赤子之心也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亦與老稚賢愚一同但其已發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耳語類

問赤子之心曰程子道是已發而未遠如赤子饑則啼渴則飲便是已發

語類

夫赤子之心衆人之心各有未發已發時但赤子之心未

有私意人欲之累故雖其已發而未必中節要亦為未遠

乎中耳

或問

程子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

程子所謂聖人之明鑑止水其所以異於赤子之純一無偽者何也曰赤子之心全未有知然以其未有私意人欲之累也則亦純一無偽而已爾衆人既有所知則雜乎私意人欲而失之聖人則察倫明物酬酢萬變而私意人欲終無所入於其間是以若明鑑止水之湛然不動而物無

不照也且大人云者亦對赤子而言之耳

或問

徐思曠曰達說大人赤子只作一人看曰其赤子之心者即大人赤子時之心也又曰須要看出大人與赤子各有分量則不失二字纔道得實

養生章

王德修云親聞和靖說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無得而言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亦說得好

語類

伊川曰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曾子養生篤至如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尹氏曰養生則人能勉至于送死則其誠可知

朱子或問

離婁下

君子深造章

君子深造之以道。語勢稍倒。道字合在深造之前。趙岐云。道者進為之方。亦不甚親切。道只是進學之具。深造者。從此挨向前去。如之以二字。尋常這般去處。多將作助語。打過了。要之却緊切。如夜氣不足以存。與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以字皆不虛設。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皆是也。

語類

問道者進為之方。如何。曰。此句未甚安。都只是循道以進耳。道字在上。

語類

問道者進為之方。曰。是事事皆要得合道理。取之左右逢其原。到得熟了。自然日用之間。只見許多道理在眼前。東邊去也是道理。西邊去也是道理。俱自湊合得着。故曰逢

其原。如水之源流出來。這邊也撞着水。那邊也撞着水。

語類

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曰。只深造以道。便是要自得之。此政與淺迫相對。所謂深造者。當知非淺迫所可致。若欲淺迫求之。便是強探力取。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直是深造。便有自得處在其中。又曰。優游饜飫。都只是深造後自如。如此。非是深造之外。又別欲自得也。與下章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之意同。

語類

君子深造之以道。道只是道理。恁地做。恁地做。深造是日日恁地做。而今人造之。不以其道。無緣得自得。深造之以道。方始欲其自得。看那欲字。不是深造以道。便解自得。而今說得多。又剩了。說得少。又說不出。皆是不自得。

語類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如何曰深造云者非是急迫遽至要舒徐涵養期於自得而已自得之則自信不疑而居之必安居之安則資之于道也深資之深則凡動靜語默一事一物無非是理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也又問資字如何說曰取也資有資藉之意資之深謂其所資藉者深言深得其力也

語類

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一章曰深造之以道語似倒了以道字在深造字上方是蓋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今日深造之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以道是功夫深造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

人爲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如爲仁而克己復禮便是以道若不克己復禮別做一般樣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爲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爲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這一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滾滾底出來無窮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水來注滿若源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時則易竭矣又如富人大寶藏裏面只管取只管有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事物頭頭件件皆撞着這道理如資之深那源頭水只

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才自得。則下面節次自是如此。語類

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何也。曰。學是理。則必是理之得於身也。不得於身。則口耳焉而已矣。然又不可以強探而力取也。必其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也。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夕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致夫默識心通之妙。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其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若程子所謂篤誠燭理。潛心積慮。優游涵養。栽培深厚。皆其所以造

之之道。而君子之所以自得者。

程子曰。學問聞而知之者。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

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又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其間。然後可以自得。潛心積慮。優游涵養。已見集註。其所謂聞淺近事。莫非義理。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已見集註。曰。自得之則居之安。何也。曰。未得之則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曰。居之安。則資之深。

何也。曰：未得其所居，則無藉以爲用；居而未安，則其所藉以爲用者淺迫而易窮。惟居之安，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藉以爲用而無窮。如富人蓄積之多，金珠穀帛無求不獲，見其出而不見其盡也。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何也？曰：無所資者固無本之可求，資之淺者取之艱遠而或值或不值也。惟資之深者不待遠求而所取無不得，如旣取諸其身之左而值其所資之本，又取諸其身之右而復值其所資之本，以水譬之，苟其源之盛則滔滔汨汨不舍，晝夜或沂或浴，無不值其來處。此君子所以欲其自得之也。

或問

或問自得章文義莫有節次否？曰：此章重處只在自得自

得後其勢自然順下來才恁地便恁地，但其間自不無節次。若是全無節次，孟子何不說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曰：尹先生却正如此說，曰：看他說意思自別。孟子之意是欲見其曲折而詳言之。尹先生之言，尹氏曰：深造然後得，則豈能左右逢原。左右逢原則無所施而不可矣。是姑舉其首尾而略言之。自孟子後更無人會下這般言語。**語類**

或問：程子之說如何？曰：必須以道方可潛心積慮優游厭飫。若不以道則潛心積慮優游厭飫做甚底。**語類**

少時見雛將出卵，視之其時已至，自然迸裂而出，全不用彼着力。有時見其難，稍以手助之，其子出來便不長進，學而進於自得者，其理正如此。蓋至於日至之時，自然熟矣。

孟子或問下生

離婁下

百

所以養氣不可助長。如文中子陸象山皆未免有助長之病。不但告子也。唯聖人能無積累之漸。陸氏便欲以聖人自處。宜其不得斯文正印也。

蒙引曰：孟子說一貫有二。與論語二處脗合。此章即曾子所聞之一貫也。下章即子貢所聞之一貫也。蓋此章兼知行。下章獨主知也。又曰：未能自得以前。則深造之以道。下學之事。求之之功也。既自得以後。則居安資深。左右逢原。上達之事。得之之驗也。學必至于自得。然後為學之成也。又曰：君子深造之以道。五箇之字。同是指此理也。又曰：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一句要繳深造之以道。

博學而詳說之章

問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如何。曰：約自博中來。既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直。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才有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日講貫。得不詳悉。及至臨事。只

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為約。

語類

問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也。曰：貫通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簡約公說約處。却是通貫了。又別去尋討。簡約豈有此理。伊川說格物處云：但積累多後。自然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楊楫通老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簡約處者。何故。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鉤摘奇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偏揀人所不讀底去讀。欲乘人之所不知。以誇人。不問義理如何。只認前人所未

說今人所未道者。則取之以爲博。如此如何望到約處。訂剛

類語

蓋所謂博約。由孟子之言。則博者所以極夫理之散殊。約則舉是散殊之理而一貫之耳。是以既博學之。又詳說之。而卒有會於約。蓋所謂博且詳者。固未嘗出于約之外。而所謂約於其博且詳者。又未嘗有所遺也。刪訂或問

將以反說約也。蓋一本散于萬殊。萬殊原于一本。必於萬者。有以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則于一者。乃能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故博學而詳說之者。正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對至約之地耳。蓋約自博中來也。若積累不多。何由而融會。聞見孤陋。何由而貫通。必融會貫通。方可以言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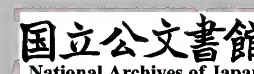
伊川曰。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見多聞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

蒙引曰。此章要把博字詳字對約字看。人都說重在反說約上。愚謂博學而詳說之。更重。上章亦然。自得固重。深造以道尤重。○晚邨曰。博約是對待盡頭。其中用力得力。却在詳說。說之會通處。即約。博學而不詳說。與不博同病。○按學非欲其徒博。是正解白文語氣。而亦不可以徑約。又是朱子反覆看書之法。蓋白文開頭便說博學。可見未博學者。下面更不用講也。此意看不清。徒然填寫對症。頓悟話頭。無論非白文正意。即集註亦當改云。學不可以徑約。而亦非欲其徒博矣。是可思也。

以善服人章

此要看王霸分別處。

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對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於善。如湯於葛。遺之牛羊。又使人往爲之耕是也。文集



范氏引德力服人之異以明之則亦非此章之意也蓋彼皆言服人而以德力分王霸此則皆以德而服人養人又有公私大小之不同不當引彼以釋此也

剛訂

慶源輔氏曰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以事言也其不同易見以善服人以善養人以心言也其不同則難見也孟子之言至此愈密矣。玩此條便知服人養人人字不是指百姓與上孟服人字一例。玩力不瞻句便見。

言無實不祥章

或問此章之說曰如張子之意則言無實不祥云者虛引以甚之之詞也而下句實字疊上句如范氏之說則言無實不祥自為一義而下句實字與上句不相蒙夫此章僅三句耳而首尾衡決遽如此於理有不得而通矣然張子首尾衡決云云承范氏之說而言也然字一轉亦當仍指范氏蓋如范氏之說以言無實不祥自為一義雖釋下句

實字與上句不相蒙而其通暢有不可掩者故姑並存之不然則范氏之說當削去矣若張子以上句作虛引之辭稱為通暢却便不切故疑然字下所說言無實不祥一句張子二字當是范氏二字之誤亦通暢蓋此或有所為而言而無以攻所由矣姑存而闕之可也

或問

集註恰有二或曰前當是張子之說後當是范氏之說

徐子曰章

孟子之意正以誠心實行為本而言其有是者所行通達無所不至其無是者雖有聲譽終不能久耳非以情實對名譽為本末也尹氏是以學者必自本而往者以學者必自本語雖約而意則周矣

或問

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郎當且更就此中間言之

如爲善無真實懇惻之意。爲學而勉強苟且。狗人皆是不實。須就此反躬思量方得。語類

人之所以異章

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稟昏濁。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就大本論之。其理則一。纔稟於氣。便有不同。刪訂語類

以此條玩之。存心之說。由來舊矣。不獨大全小註所載而已。何至邇來。乃羣以爲戒。幾與本心同科。則是因爲

我而戒及爲已。因兼愛而戒及博愛。有是理乎。且孟子云。存其心。蔡九峰云。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何獨至于此章而戒之。甚矣。今之耳食者多也。

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這些子。所以謂之幾希。刪訂語類 人所以異者。以其有仁義禮智。若爲子而孝。爲弟而悌。禽

獸豈能之哉。刪訂語類

或問伊川曰。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否。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問君子存之。曰。存是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饑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也。刪訂語類

知而不存者有矣。未有不知而能存者也。

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之意有淺深否曰察深於明
明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耳

語類

問舜明庶物察人倫文勢自上看來此物子恐合作禽獸
說曰不然明於庶物豈止是說禽獸禽獸乃一物凡天地
之間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不甚要緊底事舜
看來惟是於人倫最緊要

語類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
之未盡所謂仁義者皆不待求之於外此身此心渾然都
是仁義

語類

問孟子何以只說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
仁義也曰堯自是渾然舜却是就事物上經歷一一理會

過語類

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須窮理知其為仁為義從而行之
且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既未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仁
豈是不好底知仁之為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為利矣

語類

或問明物察倫而後能由仁義程子張子之說何如

程子曰舜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由仁義行張子曰明曰是三言

者以學言之則有序猶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
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先後言矣二夫子言之亦以其
始終條理言之非真以為有先後也

或問

禹惡旨酒章

朱子或問小注

離婁下

七

問禹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文王望道未之見武王不泄
邇不忘遠周公坐以待旦此等氣象在聖人則謂之兢兢
業業純亦不已在學者則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意否
曰他本是說聖人
問湯執中立賢無方莫是執中道以立賢否曰不然執中
自是執中立賢自是立賢只這執中却與子莫之執中不
同故集注下執謂守而不失湯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
及而已

或問某曰求道之切者恐非所以言聖人之心也奈何曰
爲是說者正以其德爲聖人而心不自足如此是乃所以
深明聖人之心也且子胡不以視民如傷者例而觀之乎

夫文王之民固已無凍餒者矣而視之猶若有傷則其於
道雖已與之爲一亦何害其望之如未見哉若夫博施濟
衆堯舜猶以爲病而君子之道夫子自謂未能其心亦若
是而已矣如果聖人也而其心侈然每以聖人自居焉則
亦豈所以爲聖哉或問訂
因論泄邇忘遠老蘇說乖曰聖人心如潮水上來灣坳浦
渚一時皆得無有遠邇語類

或者有謂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不得不然也
信乎曰此以世俗計較利害之私心窺度聖人者之言也
聖人之心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大公至正周流貫徹無
所偏倚雖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視之無異於一身爾

是以其於人之疴癢疾痛無有不知而所以撫摩而抑搔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所以為德之盛而仁之至也。

刪訂

伊川曰武王非不執中湯却泄邇忘遠蓋各因一件事言之人謂各舉其最盛者非也聖人亦無不盛又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謂遠邇之人之事

問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上文既是各舉一事言四聖人之事亦多周公如何施之曰此必是周公曾如此說大抵所舉四事極好此一處自舜推之至於孔子

語類

伊川曰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如此設若有不合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勞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

語類

王者之迹熄章

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自東遷之後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矣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鎬豐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

語類

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曰這道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

語類

潘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製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蒙引曰。二雅之詩。既是朝廷禮樂征伐命德討罪之舉。及君君臣臣親親賢賢之事。雖雅之變者。亦皆是刺其非以追於正。掉其流而反其源。其意度終與黍離之氣象。蕭然凄然。無復起廢興衰之望者。不同此正所謂詩亡也。使春秋不作。則王法掃地盡矣。孔子是以不容已也。又曰。詩亡謂雅詩亡也。不然。邶鄘諸詩。春秋時多。何謂之亡。○翼註曰。迹是實迹。對空名看。周室東遷。王者徒建空名于上。而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實迹已熄。

或問詩亡而後春秋作。有以詩止於陳靈而後孔子作春秋者。何如。曰。詩之本意不可知矣。無以考其得失。然恐謂雅亡者或近之也。**或問**

楊氏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為作也。然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老彭。而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何也。蓋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者位號而已。慶賞刑威不行焉。孔子以一字為褒貶。以代刑賞。前此未有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是亦述之而已。橫渠曰。其義則竊取以明褒貶。

此章要看一義字。
呂晚邨曰。詩亡只是王迹熄之微。不重詩也。春秋所以存王迹。所謂其義竊取也。非繼詩也。又曰。春秋固為誅亂臣賊子而作。然中如朝聘郊禘。蒐狩卒葬。包舉許多典章制度在。故注云。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義始完備。自蘇明允著春秋論。只說得是非賞罰。人在往脫却一半。○翼注曰。竊取只是謙辭。勿用位不在而道在之說。則是真僭竊了。如云竊比老彭。亦豈位不在耶。

君子之澤章

伊川曰。五世。依約君子小人。在上為政。其流澤三四世不巳。五世而後。當時門人只知闢楊墨為孟子之功。故孟子發此一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尚在于人。子則私善於人而已。

此孟子憂勤惕厲以繼孔子而存幾希者如此

以此條玩之謂存幾希亦無不可但謂存幾希之統則斷斷不可耳此亦是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可以取章

可以取可以無取是先見得可以取後來却見得可以無取如此而取之則傷廉矣蓋後來見者較是故也與死亦然

語類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亦下二聯之義曰看來可以取是其初畧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子細審察見得如此如夫子言再思一般下二聯放此庶幾不礙不然則不取却是過厚而不與不死却是過薄也

語類

可以取可以無取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

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決斷始得若更加之思焉則私意起而非義理之本然

語類

可以取可以無取云云夫取為傷廉固也若與者本惠死者本勇而乃云傷惠傷勇者謂其過予與無益之死耳且學者知所當予而不至於吝嗇知所當死而不至於偷生則幾矣

語類

孟子言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他主意只在取傷廉上且將那與傷惠來相對說其實與之過厚些子不害其為厚若纔過取便傷廉便是不好過與畢竟當時是好意思與了再看之方見得傷惠與傷廉不同所以子華使於齊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雖說他

不是然亦不大故責他。只是纔過取便深惡之。如冉求爲之聚斂而欲攻之是也。語類

或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爲惠不與之爲嗇死之爲勇不死之爲怯也。今之過取者爲傷於廉則宜以不與爲傷惠不死爲傷勇矣。而反以與爲傷惠死爲傷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爲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爲難知。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孔子過猶不及之意耳。或問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若可與不可與可死不可死之間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嗇寧過與

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于取舍死生之際不難于精擇也。曰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予而輕死也。文集

王彥輔曰夫人之於死也何以知其不可哉。蓋視義爲去就耳。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明道先生聞而語之曰不然。義無對。尹氏曰三者可在可否之間則如何。惟義爲正。

逢蒙學射章

首節前數句尚宜立疑案以待斷。否則是亦二字屬贅。下一節是取友作案。

伊川曰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之意。人却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只答他大意。人却要理會浚井如何出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又曰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

子濯孺子

離婁下

之可也。舍之而無害于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

西子章

此章見人之本善者。當自保而勿喪其善。有惡者。宜自新而勿安於惡也。

天下之言性章

伊川曰。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故曰。以利為本。本欲利之也。此章專為智而發。行其所無事。是不鑿也。日至可坐而致。亦只是不鑿也。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故者。舊也。言凡性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為主。謂之利者。唯不害之謂也。一章之意。皆欲順利之而已。

或問程子以為皆為智而發。今以章首之言推之。恐其或為性發而非智之謂也。曰。不然。章首之言。所以發明天下

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而是理又皆有迹。而可尋。以見智之不必用。而不可用。其下遂言惡。夫鑿智之說。詳焉而卒。又歸章首之意。使其專為性發。則其言之詳。畧豈當若是其倒置哉。或問

呂晚邨曰。此章專為智而發。以開口便說天下之言性也。言性而不知言故。不知故之本利。即是不曾知性。而穿鑿以為智者。通章只一意。

問故者。以利為本。如火之炎上。水之潤下。此是故。人不拂他。潤下炎上之性。是利。曰。故是本然底。利是他自然底。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固是他本然之性。如此。然水自然潤下。火自然炎上。便是利。智者行其所無事。方是人之得自然底。從而順他。註類

故是已然之迹。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潤下炎上。便是故也。父子之所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有箇已然之迹。但只是順利處。便是故之本。如水之性。固下也。然搏之過。顛激之在山。亦豈不是水哉。但非其性。爾仁義禮智。是為性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遜。智之是非。此即性之故也。若四端則無不順利。然四端皆有相反者。如殘忍之非仁。不耻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伊川發明此意最親切。謂此一章專主智言。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為本也。其初只是性上泛說起。不是專說性。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已。訂刪

類語

言水言火言人。即集注所謂如人之善水之下也。是于性中隨舉一二以見例之意。非是專言人性之善。而以水火為比。觀集注于性善等章。專言人。此章兼言人物。可知只是一性。而濶狹不同。須辨。

問伊川謂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伊川之說如何。曰則字不可做助語看了。則有不足之意。性最難名。狀天下之言性者。止說得故而已矣。故字外難為別下字。如故有所以然之意。利順也。順其所以然。則不失其本性矣。水性就下。順而導之。水之性也。搏而躍之。固可使之在山矣。然非水之本性。刪訂 語類或問天下之言性。伊川以為言天下萬物之性。是否。曰此倒了他文勢。只是云天下之言性者。止可說故而已矣。如

此則天下萬物之性在其中矣。

刪訂語類

伊川曰故者以利為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只是順。天下只有一箇利。又曰天下言性則故而巳者。言性當推其元本。無傷其性也。尹氏曰故者素也。利則順而不害也。智者則鑿矣。行其所無事。則不鑿也。可坐而致。不鑿而已。橫渠曰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則可矣。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舜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又却在斗。又古之曆書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亾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曆家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問後面苟求其故此故字與前故字一般否曰然。

刪訂語類

蒙引曰二節似言利。然利即故之利也。末節似言故。然故即其利者也。決不可依新安之說。強分故與利。存疑曰天之高星辰之遠。是舉至難以明至易。此所謂故即順利之故也。故注曰何以穿鑿為哉。總是申言第二節意。翼注曰首節言理本自然。次節言智不當鑿。末節言智不必鑿。

公行子章

前二節須要照顧下文。

孟子鄙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禮既然。則當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驩於出弔處已見。此章意則以朝廷之禮為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為愧眾人為已甚。而姑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眾人之失也。

文集

或問此章之說曰此無異論然愚嘗聞之師曰陳司敗譏孔子爲有黨而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子爲簡已而孟子辨之如此其力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孟子聞右師之言而曰禮也足矣無已則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微見圭角矣然猶未也而又必盡其辭焉此所以鋒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渾然也學者於此宜致察焉

或問

徐思曠曰此章須看本注以君命弔各有位次及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四語自是一章之指○黃際飛曰衆人意中惟有一右師未有孟子右師意中惟有一孟子並無衆人孟子意中無右師亦無衆人惟有一禮入門二句兩有字兩者字畫出紛紛藉藉情景儼然惟有一孟子在旁王驩口中皆字獨字早已冷然伏案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此是論君子自治存心之道起語直冒通章故須統會全旨扣出君子身分

仁禮卽照下愛敬正對那不仁不禮者說

問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我本有此仁此禮只要常存而不怠否曰非也便這箇在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須看他上下文主甚麼說始得

語類

問注下文言存仁存禮何也曰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底存心不同只是處心又問如此則是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處心也曰以其處心與人不同又問何謂處

心曰以仁處於心以禮處於心

語類

問以仁存心如何。下以字曰不下以字也。不得。呂氏云。以此心應萬事之變。亦下一以字。不是以此心是如何。問程子謂以敬直內則不直矣。何也。曰。此處又是解直方二字。從上說下來。敬以直內。方順以敬則不順矣。

語類

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或有不出於誠實也。

語類

橫渠云。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矜而已。伊川曰。自反而忠。而橫逆者猶若是。君子曰。又何難焉。此一事已處了。若聖人哀矜。又別一事。

問自反而忠之忠曰忠者盡已也。盡已者仁禮無一毫不盡。

語類

或問楊氏以為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不校。信乎。曰。自反

所以自修。學者之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之事也。其淺深之序。信如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處。若反之未至。而遽欲自以不校為高。則恐其無修省之功。而陷於苟且頹惰之域也。

或問

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便是知耻。知耻則進學安得不勇。

語類

或問古之聖人多矣。必言舜為法於天下。何也。曰。法者人倫而已。他聖人者。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以見人道之盡也。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尤可以見焉。故特舉舜而為言耳。然其所謂法者。亦豈舜之自

為哉。但性天之妙人所難明而舜之所行有以盡發其蘊。使天下後世無不見聞故舉舜以見法耳。程子所謂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者正謂此也。或問

禹稷當平世章

通章孟子斷語都從兩孔子賢之句生來。

徐思曠曰：看來亦只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底意思。正須與楊墨對看。

問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似天下之事重乎私家也。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緩急。問何謂緩急曰若洪水之患不甚為害只是那九年泛泛底水未便會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其急有傾國溺都君父危亡之灾也只得且奔君父之急雖不

過見父母亦不妨也。

刪訂語類

問禹稷顏回同道竊意顏子言志願無伐善無施勞觀禹焦勞於外稷躬稼與顏淵無施勞同禹不矜不伐稷自謂便人與顏子無伐善同如何尹氏曰不須如此說禹稷顏回同道謂窮達雖異其道則同也若如此說只是事也非道也。

橫渠曰禹稷顏回同道易地皆然顏子固可以為禹稷之事。顏子不伐善不施勞是禹稷之事也。顏子勿用者也。顏子當禹稷之世處與不處此則更觀人臨時志何如也。雖同其人出處有不同然當平世賢者自顯天子豈有棄顏子而不用同室鄉隣之別有責無責之異耳。孔顏出處自異當亂世德性未成則人亦尚未信苟出則妄動也孔子其時德望天下已信之矣。

張子所謂觀人臨時志何如者尤有以曲盡夫聖賢之心也。刪訂或問

禹思天下有溺者四句都為末句作解不是虛論聖人心

事

伊川曰。君子而時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在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徐思曠曰。趙注禹稷之急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皆然。不在位。故勞佚異。按平世亂世。是論時耳。孟子特拈出地字。不但就聖賢出處論。正辨身任其事與否。

今有同室之人。二節只是譬喻。

問鄉鄰有鬪者。雖閉戶可也。此便是用權。若鄉鄰之鬪。有親戚兄弟在其中。豈可一例不救。曰。有兄弟固當救。然事也。須量大小。若只是小小鬪毆。救之亦無妨。若是有兵戈殺人之事。也只得閉戶。不管而已。語類

若鄉鄰之鬪。有兄弟在其中。這便是同室之鬪了。如何可以例論。竊意當時之答問者。只消以此。若兄弟殺人

閉戶。不管。恐非滂泣一而道之義。未必朱子之定論也。

公都子問匡章章

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故楊氏以為匡章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據章之所為。因責善於父母。不相遇。雖是父不是。已足然。便至如此。蕩業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之不孝者五。以曉人。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爾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又欲盡雪匡章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也。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以

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或云看得匡章想是箇拘強底人。觀其意屬於陳仲子。則可見其爲人耳。某甚然之曰。兩箇都是此樣人。故說得合。味道云。舜不告而娶。蓋不欲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如匡章則其懟也甚矣。語類
尹氏曰。苟無孟子。則章子之不幸。何以自辨哉。天下以私論人者。悉皆然也。故臣于人之幸不幸之際。未嘗不深歎而屢嗟焉。

曾子居武城章

曾子居魯之武城。以設教。子思時仕而居於衛。一是去難。一是守難如此。

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係于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
儲子曰章

孟子初至齊國。王使人私窺孟子。察其動靜語默之間。以驗其爲人之實。

楊氏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用。而味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

齊人有一妻章

孟子見當時求富貴者之可耻。乃托齊人以形狀之。

徐思曠曰。當以由君子觀之爲主。痛罵這等人也。無益卽羞與泣。亦唯君子見得耳。此君子所以甘貧賤而決不肯苟且也。

朱子或問小註
卷之二十一
舜往于田章
萬章章句上
朱子孟子或問小註
卷之二十一
舜往于田章
萬章章句上

朱子孟子或問小註

萬章章句上

舜往于田章

黃先之說舜事親處。見得聖人所以孝其親者。全然都是天理。畧無一毫人欲之私。所以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曰。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一心所慕。惟知有親。看是甚麼物事。皆是至輕。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待上去。又捐階焚廩。到得免死。下來當如何。父母教他去浚井。待他人又從而揜之。到得

免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喫不過。非獨以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已。此心亦喫不過。定是動了象爲弟。日以殺舜爲事。若是別人如何也。須與他理會也。須喫不過。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爲。人人皆可爲。所以大學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惟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些子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着窮索教盡。莫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

語類

徐思曠曰。此是舜明於庶物節。公安。非此不足見聖人妙處。

林子淵說舜事親處曰。自古及今。何故衆人都不會恁地。

獨有舜恁地。是何故。須就這裏剔抉看出來。始得默然久之。曰。聖人做出。純是道理。更無些子隔礙。是他合下渾全。都無欠闕。衆人却是已虧損了。須加修治之功。如小學前面許多。恰是勉強使人爲之。又須是恁地勉強。到大學工夫。方知箇天理當然之則。如世上固是無限事。然大要也。只是幾件大頭項。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須看見定是着如此。不可不如此。自家何故却不如此。意思如何。便是天理意思如何。便是私欲。天理發見處。是如何。却被私欲障蔽了。

語類

問舜不能掩父母之惡。如何是大孝。曰。公要如何與他掩。

他。那箇頑嚚。已是天知地聞了。如何地掩。公須與他思量。得箇道理始得。如此便可以責舜。**語類**
問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事。曰象謀害舜者。舜隨卽化了。更無一毫在心。但有愛象之心。常有今人被弟激惱。便常以爲恨。而愛弟之心。減少矣。**語類**
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語類**

楊氏曰。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患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爲能。則失之矣。尹氏曰。舜之號泣。無以解憂故也。人悅之好色。富貴不足。以解憂。非盡性則不能也。
楊氏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蓋人少則慕父母。而鮮能終身慕。因物有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

子。仕則慕君。舜生三十。徵庸。至五十。則是數者具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爲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而。言五十而慕者。以此也。

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告而娶。禮之常也。而舜遇父母之變。

游氏曰。告而娶。義之小者也。廢人之大倫。罪之大者也。瞽瞍之頑。告則不得娶。舜知之宜審矣。故受不告之名。而不忍陷父於廢大倫之罪。如必先告。俟其不從。然後違之。則是重拂其親之意。而反彰其惡也。故其不告。君子以爲猶告。

或問此章之說。曰。不告而娶。已見於七篇矣。游氏之意。亦爲曲盡。象欲殺舜事。程子之言至矣。其曰人情天理。於是爲至者。尤爲精切。學者所宜反復而深思。未易草草領畧也。其所疑萬章之言。則林氏論之爲詳。然學者止欲識得。

舜之心耳。此亦不足深論也。林氏曰：司馬公以為是時，堯將以天下禪舜，瞽象雖愚，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有天下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堯必誅已，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為舜之側微，已能使瞽象之不格，豈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悞，而孟子之悞惟程子以為此非孟子之言，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不暇辨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為甚，頑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為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若家語所謂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即此焚廩，擄井之事也。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非有實者，必辨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辯者。曰：張子諸說如何？曰：張子於過化之語，已失其文義，至施於此，尤為不類。其曰與人為善，曰隱惡，曰行其所無事，亦然。蓋此事要切在兄弟天性處，今以他事雜之，反為失其指歸。若因彼以及此，則可耳。其曰道無權正之別，權與正一者，語亦傷快。若曰告而娶正也，舜不告而娶，權也。然

既。是當為之事，則權與正一，而無輕重之別。如此而言，則庶乎其備矣。其曰瞽瞍不見百官牛羊，雖使不見，亦恐無全然不知之理。其曰備之有素，曰在吾術內者，似非所以語舜之心也。曰楊氏謂舜惟恐不獲於象者，如何？曰：舜之所以然者，不為是也。但其兄弟之愛，發於自然，不以殺已而有變耳。若曰惟恐不獲於象，而後同其憂喜焉，則是畏其殺已，而幸其寬已，亦非所以語聖人矣。或問

伊川曰：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矣。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畝，畝之中豈容象得以及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問聖人與天道何異？伊川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况於聖人。曰：昔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殺已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且只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瑟下戈朕二嫂使治朕棲，堯為天子。

安有是事。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亦是大槩說。昔者至得其所哉。總為下一箇方字。

楊氏曰：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誠信無偽，此尤不可不知。

象日以殺舜章

或曰：放焉。看後第三節，還該虛含為是。

或問：仁之至，義之盡，是仁便包義，如何？曰：自是兩義。如舜封象於有庠，不藏怒宿怨而富貴之，是仁之至。使吏治其

國而納其貢稅，是義之盡。刪訂語類

仁與義相拘，禮與智相拘。問云：須是仁之至，義之盡，方無一偏之病。曰：雖然如此，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

義之盡。舜之於象，便能如此。封之有庠，富貴之也。便是仁

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峻。

義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於諸王，為長枕大衾，雖甚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足觀者。語類

舜之於象，是平日見其不肖，故處之得道。封之有庠，但富貴之而已。周公於管蔡，又別蓋管蔡初無不好底心。後來

被武庚煽惑至此，使先有此心。周公必不使之也。語類

徐思曠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緊承敢問，或曰：放者來，不得有為，則徒擁虛位，分明有似乎放底樣子，豈得暴彼民句，又是一轉。又曰：不得有為，處置得宜，是義之盡。又轉入欲常常而見，仍收入仁字去。蓋聖人待弟，只有一仁，義亦從仁生來，究竟其仁無盡。又曰：翼註曰：雖然一轉，見不專為愛民，正所以親愛其弟之無已。

尹氏曰。聖人之心。一言以蔽之。曰公而已矣。常人作爲以求之。則有差焉。不可不知也。

盛德之士章

堯老而舜攝也。蓋當時堯老倦勤。而命舜攝行天子之事。堯在之日。舜未嘗即位。堯何由北面朝之乎。是則堯猶君而舜則臣也。

伊川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詩不可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是等得來。方自然相合。不似而今人便將意去捉志也。

語類

問以意逆志。曰。此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而今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

語類

問以意逆志。曰。是以自家意去張等他。譬如有一客來。自家去迎他。他來則接之。不來則已。若必去捉他來。則不可。

類語

所謂逆者。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大抵讀書。須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人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牽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况

又義理窒礙實有所不可行乎

伊氏曰萬物紛處則見諸天衆言紛亂則折諸聖微孟子孰能考其實而知其正哉

堯以天下與舜章

問堯薦舜於天曰只是要付他事看天命如何刪訂語類

問百神享之曰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如祈晴

得晴祈雨得雨之類刪訂語類

尹氏曰堯不能以天下私與舜非孟子不足以識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誠哉是言也後世以天人為二道者豈窮理者哉

顧涇陽小心齋劄記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問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手刪定這件事載得明明白白不如此洗耳沉淵之說出自玩世之徒寓言以張其高者比這又是極好的事不如割烹瘠環之說出自阿世之徒借口以文其姦者比何須要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此時方做此事揖讓與征誅都是一箇道理流出非故

為矯激薄其子而厚他人博箇名兒世間乃有艷慕而依做之如子瞻子之之流者既屬可笑况以為可得而與則亦將以為可得而取也猶可言也奪而與偏也不可言也世間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以欺天下天下且受其欺而不覺者如此亂臣賊子且接迹而起矣尤屬可懼以故特尋這箇話柄將來做箇疑端就中一段意思最為深至孟子答得却又大奇徑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却打着萬章心上事於是萬章就不能二字委曲詰難一層入細一層直窮到底孟子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割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頭發出天地間至當不易的道理闡出古今來未經人道的議論然後知聖人心事直如青天白日非惟不以天下為重愛而戀之抑且不以天下為輕藐而擲之即好事者流何得執禪繼征誅之迹妄肆雌黃然後知天下公器幽有百神管著明有百姓管著非惟天子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一切姦雄亦可消却許多痴夢其有功於世教大矣

至於禹而德衰章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又何能以天下與子顧天意何如

耳皆非有私意於其間也。

或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爲舜禹之爲相。攝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朱均不順。則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邪。抑將奉其君之子而違天下之心邪。是皆事之至逆。而由避有以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爲匹夫。猶且耻之。而謂益爲之哉。是其說也。奈何。曰。愚嘗聞之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舜也。禹也。益也。於其君之老也。奉命以行其事而已。未嘗攝其位也。於其君之終也。位冢宰總百官以行方喪之禮而已。未嘗繼其統也。及夫三年之喪畢。則當還政嗣君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

亦禮之常而事之宜耳。然其避去也。其心固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舜禹蓋迫於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者。若益則求仁而得仁。又何耻之有哉。論者之學不足以及此。而徂於利害權謀之智。妄意以爲聖賢之心。亦若已之心而已矣。蓋以曹操不肯釋兵歸國之心。而爲舜禹益謀則宜其以爲不當去位而避。朱均以曹丕累表陳讓之心。而爲舜禹益謀則宜其幸。舜禹之得之。而以益之不得爲可耻也。嗚呼。學者能反是心以求之。則聖人之心庶乎其可見矣。問或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曰。命有兩般。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問得之不得曰有命。是所賦之分。天命之謂性。是所賦

之理曰固是天便如君命便如命令性便如職事條貫君命這箇人去做這箇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修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

語類

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如比干之死以理論之亦可謂之正命。若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等處當活看。如孟子說桎梏而死者非正命。須是看得孟子之意如

何且如公冶長雖在縲紲非其罪也。若當時公冶長死於縲紲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且身已死矣。又成箇甚底。直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又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是如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斬判了也。須壁立萬仞始得。而今人有小利害便生計較。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語類

伊川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便是天理

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先生兩存趙氏程氏之說則康節之說亦未可據耶。曰也怎生便信得他又問如此則堯卽位於甲辰亦未可據也。曰此却據諸曆書如此說恐或有

之然亦未可必問若如此則二年四年亦可推矣曰却爲中間年代不可紀自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無由可推此類且當闕之不必深考語類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二說孰是曰今亦如何知得然觀外丙仲壬必是立二年四年不會不立如今人都被書序誤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故以爲外丙仲壬不會立殊不知書序是後人所作豈可憑也語類或問程子所論外丙仲壬之年商書固有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之云矣或以邵子皇極之書考之亦然彼蓋以數推之其不誤矣曰書序之文本非正經未足據也且事之有理者可以驗其有迹者可以證如其不然而又無所繫於

大義則亦論而闕之可也數之茫昧吾所未學又安能必其可信而隨人以信之耶且魏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甚史記蓋失其實邵子之書乃從史記而不取竹書又安知其能不誤耶或問

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周不有天下豈益伊周孔皆有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論其理如此耳

楊氏曰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唐虞禪夏后商周繼皆天也聖人何容心哉奉天而已橫渠先生曰舜之孝武王之武皆不幸也征伐豈其所欲哉不得已焉耳故曰未盡善也帝王之號亦因時而已皆非有心迹之異也

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商周繼其義一也惟孟子識之故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非人之所能爲也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

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

徐思曠曰辨論古今聖人無如此章為盡要。看其議論詳悉處。又要看其章法變化簡括處。立了一箇與賢與子兩大案。前從堯舜說來。後從殷周說去。幾千百年大局。總非人力所為。而亦人力所不能為。故一舉而歸之於天。與堯舜並看。可見禹之心。正與堯舜一般。其相去久遠。與子之賢不肖。聖人原無庸心。亦庸心不得。前猶有相道未久處。至殷周并相道雖久。亦不論矣。仲尼節見聖德不足據。繼世節并見天子薦亦不足憑。總一歸於與子。下并舉二代証之。總論千古大局。以斷禹益此議論詳悉處。至天下之民從之。不實敘禹事。止言若堯崩之後云云。又簡省。又帶堯來。周公之不有天下。若實敘。章法便呆。省文。又是總束。此簡括處也。其中又有敘事論斷錯綜處。自禹薦益於天。至其子之賢不肖。是敘事。皆天也。方是斷。匹夫而有天下。兩節是論斷。伊尹二節。又是敘事。敘處下不得斷語。斷處夾不得敘述。又在相其章法變化。末節恰好二語收全章。結出一義字。以前論天道。聖人不得參其權。此又論理之當然。聖人又必盡其理。方見天人合一。不但無庸心。并一毫私心也。用不得。

伊尹以割烹章

通章當以樂堯舜之道一句為主。

理不外物。若以物便為道。則不可。如龜山云。寒衣饑食。出作入息。無非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哉。即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恁地說却。有病物只是物。所以為物之理。乃道也。

語類

伊尹是二截人。方其耕於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已任。是一截人。伊尹之耕於莘也。傳說之築於傅巖也。太公之釣於渭濱也。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明其在已者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

語類

朱子或問小注 萬章上

問竇從周云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竇對以饑食渴飲
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
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峻德
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黎民於變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
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會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食
飲過了德明問看伊尹升庠之事亦是會學兵法曰古人
皆如此如東漢李膺爲度遼將軍必是會親履行陳竇問
傳說版築亦讀書否曰不會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
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後來乃能作股肱元
首之歌便如顏子亦大段讀書其間爲邦夫子告以行夏

之時四語顏子於平時四代禮樂夏小正之類須一一會
理會來古人詳於禮樂之事當時蓋自有一種書後世不
得而見如孟子說葛伯事以爲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
之便是孟子有此等書今書中只有葛伯仇餉一句上古
無書可讀今既有書亦須是讀此由博以反約之義也
問伊尹樂堯舜之道集註作誦其詩讀其書乃是指其實
事而言曰然或謂耕田鑿井便是堯舜之道此皆不實不
然何以有豈若吾身親見之哉一句若是不着實只是脫
空今人有一等杜撰學問皆是脫空狂妄不濟一錢事如
天下歸仁只管自說天下歸仁須是天下說歸仁方是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只管去說到念慮

起處。却又是非禮。此皆是妄論。子韶之學。正如此。須是居處恭。執事敬。坐如尸。立如齊。方是禮。不然。便不是禮。語類

語類

龜山以饑食渴飲便是道。是言器而遺道。言物而遺則也。

問湯使人以幣聘之。四節曰。此亦是案。伊尹孔明必待三聘。三顧而起者。踐坤順也。語類

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云。日用飲食出作入息。便是樂堯舜之道。這箇似說得渾全。却不思他下面說。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這箇便是真堯舜。却不是泛說底。道皆堯舜之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箇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後

來。如莊子便說在坑滿坑。在谷滿谷。及佛家出來。又不當說底都說了。語類

楊氏樂堯舜之道之說。似亦過之。夫田夫野老之所日用。固莫非堯舜之道。然堯舜之所以為堯舜者。其盛德大業之全體。非一端所能盡。而伊尹之所樂。亦豈其專在於此而已哉。此蓋生於禪者之說。本註云。昔有以此問某人。如江上一傳者。悅其新奇高妙。而不深考於其實。遂取以為犁春雨。說而張大之。其亦悞矣。且如其言。則伊尹之耕於野。其於堯舜之道。固已親見之久矣。又何必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而後為親見之邪。其論一介于駟之說。則善也。楊氏曰。一鍾。若論利。則有多寡。曰道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矣。一若論義。其理一也。

朱子或問、注、萬章上、

介不妄取予則其大者亦可知矣而既曰非義又曰非道
既曰一介又曰天下千駟何也曰道義云者兼舉體用而
言曰一介千駟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
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
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夫豈贅於言哉

或問

先知者因事而知先覺者因理而覺知者因事因物皆可
以知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

語類

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
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之事及其
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中央
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

語類

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蓋知是知此一事覺是

忽然自理會得

語類

程子覺字之說至矣特後段所引達可行於天下自與前
段文意相反豈其記錄之誤與若如前段之說則此所謂
天民但言天所生之民耳其曰天民之先覺蓋曰天生此
民之中特為先覺者而已呂氏以五就桀為無傷於先覺
蓋以論語先覺之說論之非此章之旨也又曰五就桀為
孔子所不為此亦未可知而所論學者之事則正矣

或問

明道曰天民之先覺譬之皆睡他人未覺來以我先覺故
搖擺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
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
底事業天之生斯民也將以斯道覺斯民蓋言天生此民
將以此道覺此民則元無
少欠亦無增加未嘗不足

先子或問小註
呂氏曰。今學者任道之心。不可不如伊尹。視天下不得其所。與失其性。若有疾痛在身。未有不求其所以治者。其得志不得志。則亦有命。如疾不可不治。愈不愈。則有命存焉。

或謂孔子於衛章

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割。

語類

論進以禮。退以義。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語類

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也。對彌子瑕言之也。

或問程子所謂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非是者。奈何。曰。人事即天命也。人事不盡。則禍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故盡人事者。是乃所以順夫天命而謹守之。此知命所以不立乎巖墻之下也。若曰。已知命之若

彼而姑盡其事之如此。則是乃天人義命判然二物。且聖人之知命也。未嘗審而其事。或出於苟然矣。曰。其論無義無命者。如何。曰。處置者。求合乎義也。放下者。順受乎命也。曰。諸說如何。曰。義命之際。呂密而楊疎。而尹氏為君言之。亦可謂得其要矣。

或問

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曰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問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啟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為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矣。

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

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萬章上

左

義命本分看

伊川曰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已。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饑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饑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尹氏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此不易之論。萬世之法也。萬章親災。孟子猶於或說有疑焉。烏在其知義命哉。去聖愈遠。邪說異論。蓋不止於此矣。

或曰百里奚章

尹氏曰。當是時也。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故也。
范氏詳且明矣。其論百里奚隱於市井。本無干繆公之意。又言聖賢未遇。不耻鄙賤之事。而惡不由其道。以得富貴。此意甚正。宜深味之。所引莊子之言。亦甚善。其辨史記之失。尤佳。然按左氏之言。則勝秦穆姬者。乃井百。非百里奚。

也。尹氏之說。切中時俗之弊矣。

或問

百里奚入秦取相之由。無所據。姑以所聞大槩而推論其理。

徐思曠曰。註云。已無可據。直以事理反覆推之。極看得好。不但要曉其理。并當看其文法。先言不知干秦為不智。下乃翻出三段智來。是先立反案。而後下正斷。下先言相秦之賢。而後辨其白鬻之不為。是先立正案。而後決以反斷。文法凌空。起峭處。學者莫錯看。

朱子孟子或問小註

萬章章句下

伯夷目不視章

前四節須要刻劃清任和時之分量。

楊氏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何遲遲之有。曰。孔子之欲去魯也。然久矣。欲以微罪行。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燔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夷惠氣質有偏。比之夫子。終有不中節處。所以易中說中正。伊川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中則做正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曰。是知之不至。三子。

不惟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問既是如此。何以爲聖人之清和。曰。都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查滓。曰。三子是資稟如此。否。曰。然。

語類

問伯夷柳下惠伊尹謂之清和。任孟子云。皆古聖人。如何。曰。清和任已合於聖人。問如孟子言。只是得一節。曰。此言其所得之極耳。

語類

或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爲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才有欠闕處。便有

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其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如何避嫌。只要回互不說得大率前輩之論。多是如此。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分明有優劣不同。却要都回護。教一般。少間便說不行。且如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分明是武王不及舜。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勝殷。殺紂。分明是及文王。泰伯三以天下讓。其可謂至德也矣。分明太王有剪商之志。是太王不及泰伯。蓋天下有萬世不易之常理。又有權一時之變者。如君君臣臣。父子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處。卽是變也。然畢竟還那常理。

底是今却要變來壓着那常底說。少間只見說不行說不通了。若是以常人去比聖賢則說是與不是不得。若是以聖賢比聖賢則自有是與不是處。須要與他分個優劣。今若隱避回互不說亦不可。又如可與立可與權若能可與立時固是好。然有不得已處。只是用權。蓋用權是聖人不得已處。那裏是聖人要如此。又問堯舜揖遜雖是盛德亦是不不得已否。曰然。語類

問夷惠勝伊尹得些。曰伊尹體用較全。夷惠高似伊尹。伊尹大如夷惠。

夷惠高似伊尹。此句恐有錯。蓋謂夷高似伊則可。謂惠高似伊不可。

問伊尹之任曰伊尹之任是自任以天下之重。雖云祿以

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然終是任處多。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介。然終是和處多。語類

問伊尹聖之任非獨於自任以天下之重處看。如所謂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非其義。非其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這般也。見得任處曰不要恁地看。所謂任只說他治亦進亂亦進處。看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若如公說却又與伯夷之清相類。問聖人若處伊尹之地如何。曰夫子若處此地自是不同。不如此着意。或問伊尹治亦進亂亦進無可無不可似亦可以為聖之時。曰伊尹終是有任底意思在。語類

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為底意

思只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最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些意思在為非聖人之至則孔孟皇皇汲汲去齊去魯之齊之魏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語類

橫渠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焉者也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伊川曰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則伯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此又使念舊惡則除是抱石沉河孟子所言只是推而言之未必至如此然聖人于道防其始不得不如是之嚴如此而猶有流者夷惠之行不已其流必至于孟子所論夷是聖人極清處惠是聖人極和處聖人則兼之而時出之清和何止于偏其流則必有害至于言伊尹始在畎畝五就湯五就桀三聘幡然而從豈不是時然後來見其以天下自任故以為聖人之任

伊川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乎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橫渠曰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止此出處之時也至於語言動作皆有時也

問孔子時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曰然語類

或問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曰此一語已該下二節立說兼字卽下節集字義

孔子之謂集大成節只重兼綜意兼綜衆理全在條理二字看出

孔子之謂集大成蓋從上時字推入集大成是樂之名義惟孔子智聖之事卽樂之集大成也

徐思曠曰智之事聖之事不指工夫猶云此是孔子智分上事此是孔子聖分上事此一節言孔子之時由于智聖兼備下節又言其聖由於智

朱子或問、主 萬章下 四

問孔子集大成曰孔子無所不該無所不備非特兼三子之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亦皆兼其所長問始終條理如所謂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之類否言八音克諧不相奪倫各有條理脈絡也曰不然條理脈絡如一把草從中縛之上截爲始條下截爲終條理若上截少一莖則下截亦少一莖上截不少則下截亦不少此之謂始終條理又問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功夫緊要處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極於一偏緣他合下少却致知工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終之成也亦各至於一偏之極孔子合下盡得致知工夫看得道理周徧親切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也亦兼該畢備而

無一德一行之或闕故集註云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闕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智譬則巧聖譬則力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何以見之只觀其清和之德行之便到其極無所勉強所以謂之聖使其合下工夫不倚於一偏安知不如孔子也曰然更子細看語類問孔子之謂集大成此一節在知行兩字上面源頭若見得偏了便徹底是偏源頭若知得周匝便下來十全而無虧所謂始終條理者集注謂條理猶言脈絡莫是猶一條路相似初間下一步纔差便行得雖力終久是差否曰始條理猶箇絲線頭相似孔子是挈得箇絲頭故許多條絲都在這裏三子者則是各拈得一邊耳問孟子又以射譬

喻最親切。孔子望得那準的正了。又發得正。又射得到。故能中能至。三子者是望得箇的不正。又發得不正。故雖射得到。只是不中耳。然不知有望得正。發得正。而射不至者。否曰。亦有之。如所謂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是也。如顏子却是會恁地去。只是天不與之以年。故亦不能到也。論語或問三子之偏如此。而孟子以聖名之何也。曰。三子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力行以造極。卒至乎不思不勉之地。而表裏洞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雖謂之聖。然於孔子。則有不得而班者矣。蓋以孟子之言。差之。則金玉備而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之博於文。而約於禮。竭其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巧足以中。而力有未充者。與故。

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若顏子之大。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以進。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惜乎早死。而不及見其成耳。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矣。或問

問金聲玉振。舊說三子之偏。在其初。不曾理會得許多。洪纖高下。而遽以玉振之。今又却以金聲玉振。盡爲孔子事。而三子無與。如何。曰。孟子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言。若就三子身上說。則三子自是失於其始。所以虧於其終。所謂聖之清。只是就清上聖。所謂聖之和。只是就和上聖。聖之任亦然。蓋合下便就這上面徑行將去。更不回頭。不自

覺其爲偏也。所以偏處亦只是有些私意。却是一種義理。上私意見得這清和。任是箇好道理。只管主張這一邊重了。亦是私意。語類

問三子之清和。任於金聲亦得其一。而玉振亦得其一。否。曰金聲玉振只是解集大成聲。猶聲其罪之聲。古人作樂擊一聲鐘。衆音遂作。又擊一聲鐘。衆音又齊作。金所以發衆音。未則以玉振之。所以收合衆音在裏面。三子亦有金聲玉振。但少爾不能管攝衆音。蓋伯夷合下只見得清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清底。伊尹合下只見得任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任底。柳下惠合下只見得和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和底。語類

問金聲玉振先生因說及樂金聲初打聲高。其後漸低。於衆樂之作必以此聲之。玉聲先後一般。初打恁地響。到住時也恁地響。但玉聲住時。截然便住。於衆樂之終必以此振之。語類

金聲玉振。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叩之其聲訕然而止。語類

金聲玉振一章甚好。然某亦不見作樂時如何。亦只是想象說。兒寬金聲者。考其條貫之是非。玉振者斷而歸一。語類或問始終條理。章曰。集義一段便緊要。如這一段未理會也未害。如今樂之始作。先撞鐘。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八音一

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是絲竹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絲竹之聲。

語類

問始終條理曰：條理，條目件項也。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上截為始，下一截為終。始是知，終是行。

語類

始條理是致知，終條理是力行。如中庸說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與大學物格知至，這是始條理。如篤行與誠意正心修身以下，這是終條理。

語類

或問玉振金聲，伊川以喻始終，或者之意，以此有變有不變。其說孰是？曰：二說相關，不可偏廢。金聲固是喻其始，然

始則有變，玉振固是喻其終，至終則無變也。

語類

伊川曰：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為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始如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知終。」是也。又曰：「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終之。」須以知為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鳥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為不義，只為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之事。篤行，便是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則能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問始條理者，知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夫仁且智，斯之謂聖。今以聖之事，或不足於智，何也？楊氏曰：「聖則具仁智矣。但此發明中處，乃智之事。聖則其所至也。未必皆中。又曰：如伊尹、伯夷、柳下惠，只于清任和處中。其他則未必皆中。則其智容有所不周矣。又曰：聖人之於智，見無全牛。萬理洞開，即便從容處，豈不謂之妙？若伯夷、伊尹、柳下惠，于清任和處已至聖人，但其他處未必能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孔子異，只為不能無偏故也。或問：知無不備，二句曰：「即從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看出

問智譬則巧。聖譬則力。此一章智却重。曰以緩急論。則智居先。若把輕重論。則聖為重。且如今有一等資質好底人。忠信篤實。却於道理上未甚通曉。又有一樣資質淺薄底人。却自會曉得道理。這須是還資質忠厚底人做重始得。
類語
問巧力。曰伯夷伊尹柳下惠力已至。但射不巧。孔子則既聖且智。巧力兼全。故孔子箭箭中的。三子者皆中梁也。
類語
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曰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

聖之清。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顏子則巧處功夫已至。點點皆可中。但只是力不至耳。使顏子力至。便與孔子一般。
語類
問集大成章以智比聖。智固未可以言聖。然孟子以智譬巧。以聖譬力。力既不及於巧。則是聖必由於智也。明矣。而尹和靖乃曰。始條理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智不容於其間矣。則是以聖智淺深而言。與孟子之意似相戾。惟伊川引易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其意若曰。夫子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始焉知之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未盡。故其後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非終條理者未到。以其始條理者已差之

矣。不知伊川之意是如此否。曰甚好。金聲者洪纖高下有許多節目。玉振者其始末如一。兒寬亦引金聲玉振。欲天子自致其知。是時未有孟子之書。此必古曲中有此語。非孟子知德之奧焉。能語此。

語類

北宮錡問章

問孟子所答周室班爵祿與周禮王制不同。曰此也難考。然畢竟周禮底是。蓋周禮是箇全書。經聖人手作。必不會差。孟子之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沒理會。何以言之。太公所封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穆陵今近徐州。無棣今棣州也。這中間多少濶。豈止百里。孟子說太公之封於齊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恐也不然。

類語

黃氏曰抄曰集註謂與王制周禮不同。而不敢質其說。此謹之至也。然孟子生周之末。其詳已不聞。漢文帝時作王制。果何為而反得其詳。漢衰而周禮出於王莽家。之劉歆。恐尤難與孟子較異同也。當以孟子之說為正。而闕孟子之所未詳。○按此條採語類。下條又採或問。總是集註闕疑之意。莫執此條謂朱子果信周禮也。吾故錄黃氏曰抄以備參攷。

或問孟子所論班爵封國之制。皆與周禮不同。何也。曰是不可攷矣。蓋自孟子時已無明驗。而周禮後出。又有不可盡信者。是以諸儒之說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正也。曰畿內受地之制。其有稽乎。曰周禮所謂公邑家邑小都大都者是已。而王制亦有天子縣內諸侯之數。但其多寡與周禮復不同耳。曰陳氏以為王之子弟及公卿以下其官不少。

也皆受地如列國之君則千里之畿有所不容疑亦視此以爲差降非必盡如之也此說如何曰以周禮考之其制亦與孟子不同然大都則方百里而小都亦五十里也但主制以爲天子縣內諸侯祿也則國不繼世而食之亦無嫌於不容矣其據土以傳世者殆周禮之末失與或問明道曰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學比後世爲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撥拾于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曲爲之辭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問天子六卿諸侯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孤卿一國之土地爲卿大夫士分了國君所得殊不多曰君十卿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得爲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爲公用非所謂祿也如今

之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別有錢也

刪訂

有謂大國以下三節雖有君十卿祿字然却重在臣上以公侯伯子男班祿已見上故也此說非也公侯皆方百里三句即大國地方百里三節首句上特渾言不惟制祿在其中分田亦在其中尚非君所得以私用之俸祿下乃細分君祿若干卿大夫士等祿若干細玩此條認清祿字自無君十卿祿句可輕帶之謬說困勉錄曰如其言然則班爵節所謂君一位者亦豈不重而重臣爵乎此言亦折得他倒

古者制國土地亦廣非如孟子百里之說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後來更相吞噬到周初只有千八百國是不及五分之一矣想後併得來儘大周封新國若只用百里之地介在其間豈不爲大國所吞亦緣是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得許多土地方封得許多人問百畝之田可食九人其次八人七人又其次六人五人

此等差別是地有肥瘠耶抑糞灌之不同耶曰皆人力之不同耳然亦大約如此緣有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有此五等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爲之抑別募游手爲之曰不可曉想只是民爲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又似別募游手矣以周禮考之人數極多亦安得許多閒祿給之某嘗疑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蓋左氏所紀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疑其方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未經施行也使其有之人數極多何不略見於他書如至沒要緊職事亦設人甚多不知何故但嘗觀自漢以來及前代題名碑所帶人從胥史亦甚多又不知如何皆不可曉

孟子論三代制度多與周禮不合蓋孟子後出不及見王制之詳只是大綱約度而說

語類

朱氏公遷曰孟子以貢助徹告滕文公以班爵祿答北宮錡亦皆制度之損益不常者可言其略而不可言其詳也然北宮錡但欲聞其制而已故特誦其所聞如此文公而欲見諸施行故即其所聞而復以意推廣之蓋其語北宮錡者即夫子文獻不足之歎也其所以告滕之君臣者即夫子告顏淵以爲邦之道也聖賢所言之意有相類者若此○徐思曠曰此章須識得先王規模着不得三代以後語照去藉皆作防微杜漸看不知君尊臣卑實自秦始若從帝制自爲尾大不掉起見縱說得好如主父推恩柳州封建亦是漢唐以後局面須知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原是天秩天敘天子不獨貴庶人不獨賤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有君不可一日無臣其間星羅碁布設官分職自有中外一體上下一德氣象此乃先王天下大公定制並無猜嫌妨弊私見莫向權術中覓生活又曰看未節乃知先王大經大法中仍極至纖至悉此皆天理人情中斟酌得一毫不苟方是不泄通不忘遠詳密經制不是疎節濶目後世立法每詳于上而略於下非先王以勞奠食之道也若以爲勸能防

朱子或問小注

萬章下

三

貪搜好釐弊。又是蘇氏父子議論矣。呂晚邨曰。爵祿從上看來。似推到庶人住。不知從天降下。民看來。其義原從庶人始。直推到天子住耳。天子亦代耕之極地也。

敢問友章

此章論友道。非論君道。臣道也。前三節敘次中。自作層折。原無輕重。

徐思曠曰。說箇友德。便見天子諸侯大夫。一箇少他不得。末世上交下誦。皆從勢利起見。而友道遂絕。提出不挾二字。亦見拔本塞源之意。

或問孟獻子有友五人。之說曰。如舊註。范氏之論。則是五人者。為欲挾其賢。以驕人。而屈於無資。故不得已。而友獻子。若亦有百乘之家。則且又將并其富貴。而挾之。而不與獻子為友也。是豈賢者之心哉。其亦必不然矣。至於張子

之說。則善矣。然詞亦傷巧。與孟子他文不類。而所謂亦有獻子之家者。其亦字亦未通。蓋不可攷矣。姑從張子之說。而闕其疑。以俟知者可也。或問

獻子是主。五人是賓。

蒙引曰。此一節當主獻子。不挾貴說。蓋獻子所重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此正所謂友其德也。則獻子之不挾其勢。彰彰矣。徐思曠曰。獻子以人之志。勢見其真。惠公以尊賢有等。見其辨。平公以趨承聽命。見其虛。堯以彼此往來。見其密。皆是不挾中禮數。然終於此以下。非貶平公也。語勢與非。惟百乘非。惟小國一例。乃以起堯耳。是孟子文法跌宕處。

末一節。此是論友。總結體貴貴二句。須切友字講。

徐思曠曰。雲峰云。此堯所以為人倫之至。蓋言非如堯之友舜。不足以為朋友人倫之至。又曰。通章論不挾貴。何以末節又說貴貴。既曰友德。如何論分。看五倫中。惟君臣朋友屬義。此蓋見朋友與君臣並列於天地之間。

分三句問小言
二者缺一不可也。是一章總結。不單指堯。又須切友字。若說士非君無以行道。君非士無以輔治。仍是君臣中語與友道無干。

敢問交際章

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此是根上一轉語。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言受天下所不辭。則舜受天下不為泰於今為烈。是暴烈之烈。如宣王承厲王之烈。語類

或問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趙氏有成說矣。

趙氏曰。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或者又謂若義在

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乃為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餽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烈之意云爾。或又以為烈光也。三代相受而烈光至今。

也是三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為之說乎。曰。

熟讀本文。此十四字。自與上下文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

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

從李氏闕之之愈也。然此章之文有可疑者。不獨此也。如

獵較薄正之屬。皆所未明。是以備論而闕之耳。或問

充類至義之盡句。只是非便以為真盜也。

問非便以為真盜句。曰。此正言其異。非言其同也。

為之兆也。兆是事之端。猶縫罅也。語類

問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曰。當時桓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

曰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及既墮三都。而三桓之勢遂衰。所以桓子甚悔。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不終治者。由我故也。正如羅紹威不奈魏博牙軍何。假朱溫之勢以除之。既除牙軍。而魏博之勢大弱。紹威大悔。正此類也。孔子是時也。失了這機會。不會做得成。

問孔子仕季氏之義。曰。此亦自可疑。有難說處。因言三家後來亦被陪臣撓也。要得夫子來整頓。孔子却因其機而為之。如墮邑之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孟氏不肯墮成。遂不能成功。因說如今且據史傳所載。亦多可疑處。如魯國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乃是三家世

為之。不知聖人如何做得司寇。又問羣弟子皆仕家臣。聖人亦不甚責之。曰。當時列國諸臣。皆世其官。無插手處。諸子不擇地而為之耳。

徐思曠曰。吾最怪交際。亦是行道。此論與而借干謁以行私者多矣。要知此章只論交際。非論行道也。又曰。事道二字。原為獵較辨耳。於交際何涉。若說吾道難行。不妨受其問饋。往還使時。君見其平易。近人以啓向用之。機則與納交於雍疽。寺人何異。不止任尺直尋矣。此皆權術作用。以小人之心窺君子者也。須知交以道道字。與事道道字。原不是一樣。

仕非為貧也章

前三節章意已盡。下只引証推原耳。孔子節。就孔子所以效職者言。兩曰字。即透下言高字而已矣。是不肯苟且。必稱其職。而後已。此盡職處。便是盡道。

會是總計計是分計

問聖人有為貧而仕者否伊川曰孔子為乘田委吏是也又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為貧為之兆也曰乘田委吏却不是為兆為魯司寇便是為兆因言近煞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官無崇卑要於循職為貧實是為道豈乘田委吏遂尸素耶

此又就為貧中看出為道來即集註稱職之意莫認作道可大行也

位卑節只是辭尊居卑兩句註脚

說位卑而言高罪也曰此只是說為貧而仕聖賢在當時只要在下位不當言責之地亦是聖賢打乖處若是合言處便須當說非是教人都不得言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耻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語類

位卑者人責不加焉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為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為事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耻也

徐思曠曰此章蓋為為貧而仕者發首末二句正以立個大閑我有負郭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乎此時仕者大槩為貧而出取了尊官厚祿竟不知行道為何事故云然但此法一開千古仕宦捷徑與大老衣鉢皆托為貧矣方知孟子此言直是千古良劑

士之不託諸侯章

問孟子所以出處去就辭受都從禮門也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做出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所謂禮裏面煞有節目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便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廩人繼粟

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此便是禮。以君命將之。使已僕僕爾亟拜也。便不是禮。又如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這箇都是箇則。都有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剖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初見梁惠王劈初頭便劈作兩邊去。類語揚氏曰。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為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爵于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為獻主。而王不

自獻酬焉。是乃所以為養君子之道。而原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徐思曠曰。士之自待固不敢同於有國之君。亦不敢同於有位之臣。君之待士不但當有以養之。而且當有以舉之。一章大意如此。又曰。此章自分士之自待與君之看士看。在士宜守分。在君宜重德。要看他錯綜變化。逐節推求處。

敢問不見諸侯章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此是不了語氣。須緊從召士翻入。

豈不曰三字直喝至末。

呂氏曰。君子進退去就之義。孟子論之曲盡矣。聖賢之所守蓋如此。徐思曠曰。通章只論士不可往見。不可召。正是往見之意。首二節論分不可往見。即不為臣不見之義。下從君欲見之推去。乃言道不可往見也。即是答陳代章意。看而况可召與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總見士



不可往。故收入禮義。當從平日學守看。若說君之待士。則是責備他人。非士自守之道矣。論分意輕。論道意重。末節仍應轉不傳贊意。作一掉尾耳。試看伊川坐講方無弊。龜山應召卽失足矣。禮義如何頃刻離得。

一鄉之善士章

取善是一章大旨。友者取其善也。今人竟不知此旨。首節友字實。次節友字虛。首節所重在上一句。下節尚論亦視我有以論之也。

聖賢論友。自以切磋觀法為本。取善是友字神理。須要曉得恁般是誦讀。恁般是論世。正以取善也。或問知言觀人曰。此是尚友實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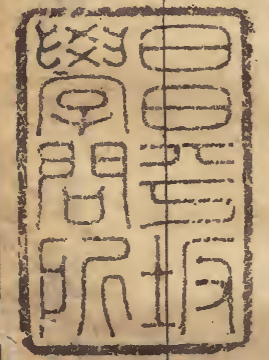
齊宣王問卿章

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若三仁之事。則比干

箕子固有所不及為。若微子之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存先王之祀。則其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為。則伊尹霍光固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况有骨肉之親者乎。然則世或疑此言有以起篡奪之禍者。則孟子豈不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乎。

或問

或問尹氏後說如何。尹氏曰。孟子此語所以警戒齊王。聽諫欲其必聽。故其言深切。曰。如此是初無此理。而孟子虛說此言以脅其君也。其亦不然矣。或問



文化乙亥

萬章

